

邊走邊唱

My Life, My Song

阿尼默
Animo CHEN



國中時期，就讀的學校跟大多數人相同，但有個特別之處，就是每個班級導師會在前一週公布上課預告，讓學生們在週六早上的四堂課中（是的，那是沒週休二日的年代），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學習，包括烹飪、橋牌、裁縫、美髮、木工……，所以當時週六就是我的繪畫課時間，選擇繪畫的學生不多，才得以與美術老師產生深厚的情感。畫得入迷時，不加思索《中國民間故事》是否已經開播，將下午的時間耗盡，直到老師喊累，天光暗去。

一個學期後，繪畫課程結束，取而代之的是陶藝。捏了幾次泥巴，依舊忘懷不了畫假水果的時光，於是我與幾位對繪畫有著濃厚興趣的同學，計畫性的央求美術老師，能在課餘時間繼續學畫，起初她答應了，但繁雜的教職工作已塞滿她的時間，無法撥冗，於是她也計畫性的把我們委託給學校的警衛，要我們與警衛學畫。

進校門就會看到那位表情嚴肅的警衛，其實很年輕，曾在美術學校學習，是個美術高手，因此我們很快的混熟了，從此討人厭的學校變成遊樂場，許多不可能進入的空間，我們都能一探究竟。沒想到學校裡有個塞滿標本的教室，珍奇異獸數量龐大，於是假水果就保留在櫃中，伴隨福馬林氣味，改畫齜牙咧嘴的老虎或連體嬰了。

除此，我們會在假日，搭著警衛的小破車到海邊釣魚、到山溪中游泳、到美術館看展、到市場吃冰……。他總是投以燦爛笑容，接納我們的嬉鬧幼稚。他不僅是位啟蒙恩師與好友，也同時在日後種下我對繪畫的熱情。

其他班級數學課進度不足，體育停課一次。我們的英文老師毫不介意我們不在課堂上，或者升學才是唯一目的，張開雙臂鼓勵志向的追求。在我畢業之後，經歷些波折才能進入我想就讀的學校，也因為得來不易，我更積極滿足當時對美粗淺的認知，不斷想要增進若渴的能力，直到進入職場的幾年間，才想到回母校找警衛敘舊，在不甚積極的連絡下，得知他已不在人世。

原來當時二十幾歲來當警衛，是因為心

裡的憂鬱，而憂鬱來自他的自責，他自責沒能救起溺水死掉的同學，最後帶著這分沒能解開的虧欠離開。這些多年後得知的消息與細節讓我心情沉重，遺憾一直留在我的心中，後悔在懷念他時沒能及時行動，拖延的結果得到了這般感受。

他的名字成為我手機的問候語，時時提醒自己，是不是能像他給人的感覺一樣真誠、溫暖。

這也許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堂繪畫課，美往往是點綴，懇切關注身邊的事物，才是真正的生活，有生活才有機會回饋於畫作。

大學前，畫室裡全是為了考試而來的同學，當然我也不例外，大家不斷練習老師口中的公式，越靠近公式的被視為越有天分，畫作被張貼於牆上，變成榮譽榜，可供提點沒天分的學生。上大學後，同學們大多從未學習過繪畫，也從未有公式的洗染，但卻時常有出其不意的想法，驚訝之餘，從同學身上了解、接受每個人的不同，並自由忠實展現自我，這比被標榜有天分更為快樂。經歷與個性不同造成見解不同，美感、品味、被吸引與吸引你的也會跟著不一樣，以前所嚮往高不可攀的技術，變得再也不重要。於是我時常與自己對話，觀察自己，想用最快的速度遺忘所學，沒多久時間，我的技術竟變得退化失能，但我知有更能填滿內心的東西跑了進來。

因為大學就讀視覺傳達設計，接觸了許多印刷廠，我開始喜歡工廠裡的機器。我當然知道瓦特改良蒸汽機讓機器自己動了起來，但還是不想這麼認為。工廠裡的機器，都是些意志堅毅、體魄強健的傢伙，當然偶爾會偷偷比較誰的造型比較前衛，甚至渴望被裝點成花博會，而不只是開工大吉。它們以重複的動作日夜工作，堅持生產出一模一樣的產品，不一樣的叫做瑕疵品，因為那是人們不想要的東西。

透過同為插畫家吳孟芸的介紹，開啟我的第一份插畫工作，到現在我還記得畫了些什麼，因為那是不久前的事情，況且我媽媽一直把它貼在梳妝台的鏡子上。第一份插畫被委託為幾位文學作家畫人像，初乍見作品刊出的當下，才明白整件事情的始末，並發現很多事情不能強求。就像每台機器中的

小螺絲，緊緊黏附把握不能鬆脫，其餘的會變成人們想要的優良產品，或嫌棄的瑕疵品，有時不能控制在腦袋中。也發現，原來想要擺脫而退化失能的東西，意想不到地轉變成其他東西回來。

以前不免質疑插畫的存在必要性，因為閱讀時常有文字外的畫面在眼前，這是閱讀者的樂趣，既然是想像，肯定五花八門、饒富個人見地。接觸插畫工作後才發現，插畫可以提供文字外的另一種可能，兩者同時是張彈簧床，任其跳躍其中，甚至跳出窗外，連結閱讀者的經驗，最後想選擇哪一張床睡覺，都很舒適。

為了不失去閱讀樂趣，我通常不想一味揣測文字作者的需要或讀者的預期、甚至跟著故事情節走，或許是認為看圖說故事會讓想像止步吧！插畫也需要強烈個人色彩的繪畫風格，視覺是讀者第一個認識你的方法，這其實容易達到，但重要在於畫面中說的故事，要有自己的領略與體會，即便所見太膚淺，也都接受，因為那是自己。當然有時需要更客觀有時更主觀，有時透露出自己的內心狀態，讓主觀變成是一種客觀，有時圖畫中的故事也許是自己的故事。重要在於作品使自己安心，插畫就會變成快樂的工作。

遇過一些有工作在身的人提起，他們也想接觸插畫，這是很棒的事情。我通常建議，可先瀏覽各家報章雜誌，因為風格與其設定的取向，在不同版面上，會有不同需求，找到自己感興趣與合適的單位，寄出作品讓編輯們認識你。所以你如果能在不同繪畫風格中游刃有餘，那很適合在台灣的插畫環境中闖蕩，但多元畫風也不是適者生存的唯一法則。

只是那些工作在身的人，都只停留在聊天的話題中說說罷了，總沒真能將作品寄出。

另外，也可以先累積創作，這些創作有穩定的風格與明確的主題，數量上接近出版成書的門檻時，可找尋出版機會，讓更多人看見你，正式昭告投入這個領域。這樣的作品，會跟隨你很長的時間，也許多年後，還是會聽到有人提起它，所以不

需心急，讓自己清楚想表達的東西。既然是出版，就會有出版價值與市場需求的問題，但所有的價值，不在能不能出版或市場買不買單，因為來自自己身體一部分而盡其發揮的作品，在完成的當下就是一種肯定。

至於該先將作品寄給報章雜誌，或是累積後出版，或者參加比賽呢？其實無一定順序，都是可以同時嘗試的管道。

由於我是個不耐過多重複的人，作品風格與執行方式也就略有不同。都是出自個人眼光，也就不擔心會有造成混淆的問題，這反倒留下了不一樣的過程。

許多事情我也邊走邊摸索，在驚鈍的腦袋中重複經驗學習及成長。



2



3



4



5



6

2-6 阿尼默作品



1

《出遊 — 悼P》 聯合副刊

文 | 阿眠 圖 | 阿尼默

我通常會處理一個完整的場景與情節，希望觀者進入某個片段，讓畫面與文字的連結外，也可成為獨立的作品。

這篇文章是來自一則我個人相當喜歡的詩，特別是「乳名」、「學生」、「出遊」等字眼運用，因為我對雙生這種重複的視覺以及旅行一向感興趣。

圖畫中，我直接用影子表示這種分裂。一個盛裝的人正與自己在牆上的影子相約出遊，或者相互道別，又或者走上許多路後，遇見另一個自己。對方跟自己很像，卻有些不一樣。



2

《禁斷的貓熊》 時報出版

文 | 拓未司 圖 | 阿尼默

這本書的標題：一本讓你餓到受不了的推理小說！

就是要讀者帶著懸疑感到肚子餓，小說中當然有對美味食物的描述，疑案就由食物中衍生，這似乎很適合蓬勃發展飲食文化，與貓熊來訪的台灣。

編輯寄給我厚厚的一疊文字，快速翻閱後，書名與內容架構其實很清楚。我們都知道貓熊吃竹子，但牠是否也曾貪圖其他美食呢？所以我以貓熊為主角，畫面外伸進一隻不知何人的手，手裡握著叉子，飄有氣味，讓貓熊雖懷抱著死掉或暈倒的廚師，卻自顧不暇。





3 《請借身體一用》 自由副刊

文 | 賀景濱 圖 | 阿尼默

報紙上的副刊插圖，大多會給一個星期至十天的時間完成，我會在閒暇時閱讀，之後撿拾文章在心中留下的氣氛與關鍵圖像。

非必要時，我通常不會事先構圖，多是一邊塗繪一邊調整，在畫圖的當下才組織，所以有時成品也未能在一開始想像。

這是篇對未來揣想的文章，故事中有許多對高科技產物的描述，虛擬變成現實，寵物跟主人對話已不是新鮮事，科學家的疑問早就破解，但不解的仍是生命。

看過文章後，我試圖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未來區塊，那裡生物的存在交雜混沌，黑白與色彩同時進行。



4 《沿途，歌聲不絕》 聯合副刊

文 | 鍾麗琴 圖 | 阿尼默

文章裡主角喜愛音樂，但卻琴藝平凡，沒能站上演奏舞台，儘管如此，他還是在監獄、餐廳、酒店間享受音樂，觀察來往客人，感受人生。

我想像音樂是個穿白紗的精靈，在演奏中與音樂心領神會時出現，周遭會長出小草變成草原，像是一場愛情。



5 《鬼祟的快樂》 自由副刊

文 | 陳雪 圖 | 阿尼默

文章圍繞一對夫妻的失眠經驗，丈夫因為妻子的安眠藥得到快樂的交流，也因為停藥又回到了原本的生活。

我想簡單的構圖一對沒什麼肢體互動的夫妻，在一個圈起的圍欄中，圈中沒有任何東西，背景與服飾都是相似的顏色。文章中沒有提到貓咪，但我加上牠，讓牠變成夫妻倆相互之間微弱的連結。





6 《晾搬是弄非素雕之病容》

文 | 吉力果喜 圖 | 阿尼默

這是一位朋友的詩集，插畫共有六張，文字收錄作者多年來的作品，身體一向微恙的他，寄情文字，就算在病榻上也奮筆記錄，我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到在極度晦暗中有絲小光，殘弱卻堅毅。

正巧碰到我想做版畫，與作者討論後，就決定用這種傳統的方式呈現，有限的版畫設備與狀態中，只以單色呈現，反倒變得合適。

我想在瑣碎的圖像中，圖像與文字中，提供讀者自行連結的空間。構圖上沒多預設，所有結構在筆下決定，每個線條沒有好不好的問題，只有是否相配，所以這幅作品名為《小輓》，也是事後才取的，像是一首悼念小小事物或感受死亡的歌曲。

作品雖然尚未出版，但因此與作者成為好友，這是工作外最棒的收穫。